

*Sisters...
No Way!*

做姐妹? 没门!

【爱尔兰】西沃恩·帕金森 著

郗青 徐蔚 译

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



Z2124274

爱尔兰首位儿童文学
桂冠作家

重组家庭磨合期的点点滴滴
辛辣讽刺中透着忧伤的甜蜜
最温情的青少年日记

以独特的视角，展现重组家庭生活
中的敏感与幽默。

——《爱尔兰时报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由 郦青 赠送
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收藏
2013年 11月11 日

I 562.45

44

Sisters...
No Way!

做姐妹? 没门!



阿希苓的日记

【爱尔兰】西沃恩·帕金森 著

郦青 译

4.12

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



Z2124274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1-7663 号

Siobhan Parkinson

SISTERS... NO WAY!

Copyright © 2010 by Siobhan Parkin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'BRIEN PRESS LT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做姐妹? 没门! /(爱尔兰)帕金森著;郇青 徐蔚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302-1

I. ①做… II. ①帕… ②徐… III. ①日记体小说—
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9828 号

特约策划:潘丽萍

责任编辑:曾少美

封面设计: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0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25

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02-1

定 价 25.00 元

阿希苓的日记

要是阿希苓的妈妈能找到一个“好”男人就好了——但出现在她妈妈生活中的这个男人居然带着一个名叫辛迪的女儿，她固执己见、自以为是。阿希苓努力表现得友善和大度，但当一个人自己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时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男朋友鲍勃让事情变得复杂，更别提可怕的辛迪引起的那一场闹剧。她的妹妹阿尔娃只想阻止这一切——为什么她们不能再回到从前了呢？她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辛迪……没门！

郦 青

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

四月二日 星期三

每年愚人节那天，加文过生日，我们总会笑话他，虽然这并没带给我们多少开心和安慰。加文是个挺好的孩子，虽然他的出生，他的存在，就像给我们的命运贴上了封条。可这不是他的错。我们给他送了张卡片。我们每年都会送他一张卡片。不管怎样，这已是定局。我说的不是那张还要付四便士邮资才能寄出去的卡片，而是我们的命运已经定格。加文没出生前，阿尔娃还在绝望的边缘抱着一丝希望。如今连她也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：从今往后，所谓的幸福生活永远地与我们断绝了关系。

所以阿尔娃晚上常常会哭，她昨晚就哭了。平常她总开着门睡觉；想哭的时候，就会悄悄地爬下床，把门关上。这事让我很揪心。我听着

她窸窸窣窣地下了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，咔哒一声轻轻地把门锁上。大概是因为门关着，我听不到她上床的声音，但过不了几分钟，隔墙就能听到她隐隐的哭声。她哭得很有节奏，每一声喘息都差不多时间出来。我局促不安地躺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听着她在隔壁哭。我不敢过去，知道她会不好意思，要不然她也用不着关门了。

我的心都要碎了，却只能躺在那里静静地听她哭，等着她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听着哭声越来越稀长，我就知道她已经哭困了，一会儿就会停。

这样持续了四年。刚开始的时候情况更糟，那时阿尔娃才九岁。一开始，她是歇斯底里地又哭又叫，想让妈妈陪她，可后来，她只是悄无声息地流泪，我想，她是想以此来惩罚妈妈，让她觉得内心有愧。阿尔娃有时可有不少鬼主意，我倒没觉得她过分。九岁就失去了爸爸，的确会伤心难过，让人觉得没个依靠。

当然了，我也没了爸爸，不过我比她大些。其实我也没大多少——有人说，十二岁这个年纪更糟糕——不过我十二岁时好像挺懂事的，何况那时爸爸并不宠我。阿尔娃从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崇拜爸爸。记得她那时常坐在高椅上，只要爸爸晚上一回家，她全身就像通了电似的，兴奋地舞着她的小胖手和小胖腿。

如果妈妈在给她喂水，只要爸爸一出现，阿尔娃就会不耐烦地把汤匙推到一边，小手指像海星似的张开。记得有一次，阿尔娃把婴儿米粉全洒在妈妈衣服上了。谁也奈何不了她，爸爸只好放下公文包，过来亲自喂她吃。爸爸会跟她玩些小游戏，把饭勺举得远远的，不让她够到。阿尔娃总是兴奋得哈哈大笑，情不自禁地敲打着那把高椅上的横档，这时爸爸就会飞快地把米粉塞到她那张着的粉嘟嘟的小嘴里，每喂一勺，爸爸就会

用飞机、汽车或自行车等不同物体发出的响声，来逗她开心。

等到水也喂完了，爸爸就会把她从高椅中抱出来，高高地抛向天花板。妈妈总担心，这会让阿尔娃把吃的给吐出来，可她从来没吐过。相反，阿尔娃老是会吐妈妈一身，而在爸爸那儿，她连口水都不流一滴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自个儿坐在角落里，看着他们。我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桌子，本来是一张老旧的书桌，吃饭、玩乐都在那上面。过一会儿，怕是记起我来了，爸爸会走过来，拿手拍拍我的头，说些好听而又不着边际的话，而妹妹此时正夹在他胳膊下，兴奋地扭动着身子。我总是不说话，严肃地看着他，继续切我的法式面包。有时妈妈会坐到我边上，蹲下来问我要不要果酱。我喜欢妈妈这样问我。这样的问题是跟我有关的，而且我能答上来。可爸爸总是问，不知爸爸的小乖乖今天在幼儿园学了些什么呀？

千万别以为我跟妈妈是一派，爸爸跟阿尔娃是另一派。不是这样的。我也爱爸爸，只是阿尔娃和爸爸特别亲近。爸爸以前老带阿尔娃去钓鱼。我并不是小气，爸爸也邀请过我很多次，但我害怕看到鱼死掉。我觉得我更害怕去想，鱼本来是不会死的，是爸爸不得不把鱼杀死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更怕了，我可不想看爸爸杀鱼。阿尔娃用不着看爸爸杀鱼，她会自己动手。她说，只要抓住鱼尾巴，将鱼头使劲往地上摔就行了。可是我很难想象抓鱼尾巴的感觉，它们滑溜溜、黏糊糊的，很难抓紧啊，而且手上会带着一股难闻的鱼腥味。我总是跟妈妈一起待在家里，给鱼上一些调料。有时我们只加盐、辣椒和面粉，有时会做得复杂些，用鸡蛋和面包糠做调料。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还用玉米片呢。先把玉米片放在一个塑料袋里，然后拿擀面杖把玉米片压碎。我喜欢那种感觉，擀

面杖在塑料袋上来回碾，玉米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但我不喜欢那味儿。鱼和玉米片混在一起，总觉得怪怪的。

每次我们从爸爸那儿回来的那些晚上，阿尔娃总要哭到睡着为止。我们会时不时地去爸爸家。小时候我们总是每隔一个周末去一次，后来是每个月去一次，现在嘛，只是象征性地去一下，一年也就两三次吧。我们跟爸爸在一块儿时，爸爸老喜欢拿我们向别人炫耀。他会带我们到各处走走，一碰到认识的人，就跟人家说，这是我的两个女儿，和前妻生的。

我可不喜欢做他前妻的女儿。感觉爸爸的意思好像是说，因为他是他前妻的女儿，所以他才只是时不时地看到我们。我只是不喜欢，阿尔娃却是难以忍受。她原来是爸爸的生命之光，他的掌上明珠，他漂亮的公主和可爱的天使，如今却变成了爸爸前妻的一个女儿而已。这简直要了她的命。所以每次从爸爸家回来，她就连着几个晚上哭个没完。以前她动不动就说到爸爸，现在却再也不提了。以前她总是有很多想法，满脑子都是一些富有戏剧性的情节：她是剧中的明星，爸爸呢，是男主角。等到设计好了情节，她就会把故事讲给我听，就像是在描述一部她看过的电影一样。不管情节怎么变，反正结局都一样：最后爸爸回了家，和妈妈又结了婚，从此生活像以前一样幸福。当然，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发生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可那时阿尔娃还不懂，她才九岁。这以后她就不这样了，尤其是在加文出生以后。

四月四日 星期五

这个周末，我和阿尔娃要粉刷卧室。我说，今年复活节我不买彩蛋，

改买涂料了。我想让她开心点。

昨天，我让妈妈先把我们带到了自助材料店，然后她心神不定地坐车走了。有一次她一进超市就恍恍惚惚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选了涂料，是一种很淡、很淡的粉色，淡得几乎跟白色差不多。

最让人开心的是，这种涂料在做特价促销活动，我们没花多少钱。我喜欢买便宜的东西。钱对我们家来说可是个大问题。妈妈打的是份临时工。有些工作吧，不做全职也不错，只要用心，拿一半工资也能应付生活，还可以少交税。可妈妈是教师，也就是说，放暑假的时候，她有整整三个月拿不到工资，加上还有其他节假日，所以我们家手头一直很紧。

我们的学费是爸爸付的。在我们家所有的开支中，除了我们的学费，爸爸还付一半的贷款。他说，他不赞成我们上女子学校。而我们这个地方唯一的一所男女混校是要缴纳学费的，但爸爸还是坚持我们去那里读书。我觉得男女生是不是同校没那么重要，爸爸只是要面子而已。不过我挺喜欢我们学校的，所以也就没说什么。家里最大的开销也就是学费了。至于别的时候要用多少钱，该买什么，不该买什么，我们总是精打细算。

这些事由我帮妈妈做，她对数字没什么概念。当然了，是我们俩一起做。把各项开支加起来，发现还有点余钱，那时心里就特别高兴。我让妈妈尽量用信用卡买东西，身边只放零钱，用来支付牛奶、面包和报纸等必需品的费用。对于预算之外的东西，比如那些很贵的杂志、心血来潮时特别想吃的外卖食品，一律不买。怕有急用，我们在一个通心粉罐子里放了一张五镑大钞，就是那种瓶颈很长的罐子。所以除非真的很需要钱，否则要把钱拿出来还真不容易。

四月八日 星期二

阿尔娃很喜欢她的卧室。星期天我们刚刚刷完，她就浑身脏兮兮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亲了又亲，弄得我都要透不过气来了。她还一个劲地说，她的姐姐是世界上最最好的姐姐，她的卧室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卧室。房间真的很不错，粉色不是很浓，呈现出柔柔的玫瑰色光泽。阿尔娃把她原先贴在墙上的一些花花绿绿的海报啦、偶像照啦、卡片啦，统统撕了下来。她说这些东西太过破旧，跟她漂亮的卧室不相配。于是，她出去买了一张亮晶晶的“男孩地带”乐队的彩印照，用大头针恭恭敬敬地粘贴在墙上。我和妈妈只好给她当参谋。她一边贴，一边一个劲地问我们，是不是贴在正中间啦，门帘一掀是不是就看得到了。那会儿她就想，要是爸爸的水平仪在就好了，她可以把照片贴得更加平整。爸爸把所有的工具都带走了，够小气的。家里连个榔头和钳子都没有。

阿尔娃终于把照片贴好了，心满意足。我和妈妈只好站在那儿欣赏一番，不时悄悄地拿胳膊互相碰碰对方，极其配合地跟她说，照片上的这些男孩简直是完美的男性形象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就像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一样，每天都祝福着她，跟她互道晚安，露出一排排洁白的牙齿整晚对着她笑。如果你还不到十四岁，恐怕你也会觉得他们长得确实很好看。

真希望逗妈妈开心也能这样容易。爸爸走后她就变了，我知道这没办法，但她也该忘掉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这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我告

诉妈妈，我们会慢慢好起来的，该怎样就怎样，毕业，找工作，可能接着会结婚，可她不能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、难以自拔。我还跟妈妈说，她该去参加一些单身派对，找个能对她好的男人。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妈妈只是笑。我想，她认为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好男人吧。事实并非如此啊。就说鲍勃吧，人很好，长得也不错。

让妈妈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中意的人，恐怕也不大可能。她在一个修女院教书。事实上，她也不怎么教课。她主要做些指导性的咨询工作，多是一对一的指导，每周也就上那么几个小时的课。妈妈说她非常愿意帮助别人，给予别人一些就业指导，尤其对那些家里有难处的女孩，她心里特别同情她们，她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。我想，她并不知道阿尔娃晚上经常是哭着哭着才睡着的。妈妈对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，也很认真，她一直在读一些有关自我发展的美国教材。我对所谓的自我发展一直将信将疑。我总觉得那跟自私没多大差别，可妈妈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她考虑的并不是她自身的发展，她关心的是“她的”那些女生们怎样才能长大成人。

妈妈所在的那个学校全是女生，学校里总共只有两个男老师，都是二十二岁，对妈妈来说可不是理想的人选，而且学校的工作也没那些电台、出版社的工作那样有吸引力。我觉得那些单位里的中年男子肯定又风趣、又善良，那才是妈妈需要找的人。

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

妈妈今天特别心神不定。今天轮到我做饭。我们轮流做饭，每人每

周做两次,没轮到做饭的就洗碗。我们也只是吃那些又简单、又方便、又便宜的东西,比如面条啦、炒鸡蛋啦、蔬菜浓汤啦,要不就是香肠配土豆泥。星期天的午餐会稍微正规一些,常常是三个人一起做的,我们称之为联合大餐行动。但也只是说说而已。所谓的大餐,是因为这是一周中唯一一顿有肉的,又是我们一起做的,仅此而已。

星期天都是我和阿尔娃洗碗,让妈妈休息一天。阿尔娃对此牢骚满腹,觉得自己每个星期天都站在水槽边又洗又刷的。对这件事,我一直坚持着没松口。妈妈比我们更需要休息,学校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够她忙的了。然而阿尔娃并没有真正理解,她只觉得她的生活是最最辛苦的,而且她居然争辩说,妈妈在学校又不做全职,可我们要全天读书,所以我们才应该放假,而不应该在星期天做那些洗洗刷刷的活儿。我有时真担心,不知阿尔娃长大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对他人没有同情心的人。如果她真变成那样的话,我觉得那得怪爸爸。

还是回头说说妈妈吧。她进厨房那会儿,我刚要把一个蛋饼放到烤箱里去。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什么也没说。看来她今天心事很重。以往妈妈总会使劲地吸两下鼻子,猜猜我在做什么,要不就过来帮我一把。有几次轮到阿尔娃做饭,我会强迫妈妈离开灶台,硬拖着她坐在餐桌边。阿尔娃已经不是小孩了,她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,她只是懒,所以乐得别人帮她做。

我问妈妈什么事让她这么烦心。她只说学校里有个女生,是那种按妈妈的话来说“特让人担心”的孩子。妈妈对她所指导的学生总是谨慎小心,她把她们称为客户。她不只是做口头上的指导。我问她,那个女生是否受到了虐待。妈妈说,不是那回事。那个女孩的亲人死了,行为变得很叛逆,与学校老师吵得很凶,耍各种手段吸引别人的注意力,诸如

此类的一些事。不管怎样，真够可怜的。妈妈总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对她那些学生来说，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辅导员。可有时这样会累着她的。她太善良了，从不为自己想想。

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

昨天妈妈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，让我感觉有点烦躁，因为我要练琴，可旁边有人打电话我就没法练了。我拉低音提琴，每次我一练琴，就感觉整栋房子都在震动似的。我们常常得跟邻居们说对不起。我们住的是那种半独立式的房子，隔音效果不是很好。说好了，我只在晚上五点到六点之间练琴。阿尔娃吹长笛，长笛的声音没人在意，不管几点吹，都没关系。阿尔娃总是这样，她做任何事，别人都不会说她什么。而我呢，做事一向小心翼翼，生怕得罪了别人，要尽力缓和各种矛盾。有时我真希望能和别人换一换，我来做那个最小的。

总之，昨天我刚抬起手来要练琴，妈妈就开始打电话，打了很久很久。我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她挂了电话。接着，我练了大约十五分钟，就听到厨房的电话铃响了。我只好停下来。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，大概是学校里有什么事吧。

五月一日 星期四

昨晚妈妈出门去了。不是周末，她一般都不出门。她说学校里有个

家长会。五月份应该没什么家长会啊，可妈妈说这是她为某个家长专门安排的。她对这份工作实在是太卖力了。

鲍勃来我家庆祝五月节，他对那些异教徒节日很感兴趣。我得解释一下，鲍勃是我的男朋友。他妈妈叫他罗伯特，我叫他鲍勃。听起来像是个乳名，但现在妈妈、阿尔娃和我所有的朋友都这么称呼他。他上六年级，我跟他交往好几个月了。他很帅，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。他个儿很高，长得轮廓分明。我想，那是他长了个高贵的鼻子和宽额头的缘故。妈妈觉得他不够文雅，因为他会喝酒。我跟妈妈说，六年级的学生都会喝酒，女生也喝。更何况他只喝啤酒，也不常喝醉，而且他不抽烟。“抽烟！”每次我提到这个词，妈妈就会大声嚷嚷。我说的是烟，可在妈妈听起来，感觉我们像是在说海洛因，好像我跟吸毒的人在交朋友似的！平心而论，有时我会尽量去理解妈妈，而妈妈也会努力地来理解我。我说鲍勃他不抽烟，但只要我提到“烟”这个字，妈妈就疑虑重重。她的保护意识有点过分，好在她慢慢认识鲍勃后，也就没事了。鲍勃善于跟家长打交道。他会谈些毕业后怎么选专业啦，学分制如何运作啦，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。（妈妈不想理解我，也没什么。她是个好妈妈。我可不能变成阿尔娃那样的人）。

话说回来，我和鲍勃到厨房里去调了一种潘趣甜酒。我们先倒了一些蜂蜜，把它加热，然后加了些橘子汁和柠檬汁，再加了一小杯伏特加。平常我们两个都不喝烈酒，所以只加了一点点，这样感觉更真实，因为我们就当这是蜂蜜酒。我们把酒倒进一个瓷杯里，那是在水槽底下找到的，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有柄的杯子，这样两人可以一起举起来。我们把它称为爱之杯，相互为健康和强大的生殖力干杯。我对生殖力这一点有

些疑虑，感觉像在玩命，可鲍勃说凯尔特人就是这样祝酒的，我就同意了。其实里面没什么酒，但却很难喝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用了“洁而亮”洗洁精洗过爱之杯的缘故，那杯子积满了灰尘。

阿尔娃听到我们在厨房笑，就进来说也想喝点蜂蜜酒。我们跟她讲了一番道理，觉得她不能喝，因为酒里有伏特加。她一听，就说：“噢，我又不会说出去！当我们是小孩似的。”我很后悔告诉她酒里有伏特加，倒不是怕她说出去——她要说就说吧——我担心的是她会错误地以为，十六岁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喝伏特加了。这当然不行。我们只加了一点点，而且只想增加点真实感而已，我现在觉得当初真不该这样做。做姐姐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尤其是对那种特别容易受影响的妹妹来说，比如阿尔娃，责任可就大了。你得时时看着她，不然她会立马喝下一大瓶纯伏特加，然后拿水装满酒瓶。我可并不是夸大其词。她班上就有同学干过这些事，而且这对他们来说还算轻的。另外有患厌食症的，就不吃东西，更别说喝水了。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确很糟糕，可他们无法自控，是荷尔蒙在起作用。

我好说歹说，在十点半之前哄阿尔娃去睡觉。鲍勃一会儿就回去了，我也去睡了。妈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我也没听到。肯定很晚吧。

五月四日 星期日

今天早上，妈妈又在打电话，又打了很长时间。她进厨房那会儿，我刚好要往烤鸡上再涂一些调料。烤鸡已烤得吱吱冒油，我只好等了会儿，重又把鸡放回烤箱里。然后，我直截了当地问妈妈：“这是谁啊？肯

定是一个有趣的人。”

“谁是谁啊？”妈妈问。

“那些秘密电话啊。打给谁的？”我笑着问，期待她会告诉我。

妈妈一脸通红，拿手扇着脸颊，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“里面真热。”她说。

“有炉子啊。”我答道。我可没想这么轻易就放过她。“到底是谁啊？”我又问。

“这跟你没关系。”她说。

我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。我不会一个劲地催她，部分原因是我尊重她的隐私。当然我相信，如果我不一个劲打听的话，妈妈总有一天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。希望我这样想是对的，我只想妈妈好。但愿那是一个男人。我知道我很传统，但我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

五月八日 星期四

妈妈昨晚又出去了。这一次也不是什么周末约会。嗯！鲍勃觉得，我既然那么关心这件事，就应该直接问妈妈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是关心，只是有点感兴趣。不过我是真的很关心，而且很好奇。

五月十一日 星期日

昨天，阿尔娃说她要去参加一个锐舞晚会。那时我们刚从超市回

家,还在拆一些包装袋。至少我和妈妈在拆袋,阿尔娃在开一袋巧克力饼干,她死活要买这种饼干。“锐舞?听上去很有趣!”妈妈说。啊呀,妈妈有时太糊涂,简直让人受不了。她清清楚楚地知道锐舞晚会是怎么回事,却只是一个劲拿冰箱里的那些塑料盒,忙着贴一些标签:香肠啦、咸肉片啦、奶酪啦,等等。她不知道该用哪个盒子装那些新买的意大利腊肠。妈妈说要换换口味。我很清楚,要不是我拦着,妈妈会把所有的盒子都用一遍,然后又去买个新的,再贴上“意大利腊肠”的标签。得解决阿尔娃的问题啊,意大利腊肠放在哪个盒子里、要不要贴上标签有什么关系。

“你不能去参加锐舞晚会。”我说。我知道我这样说有点霸道。可问题是,妈妈没打算说她。她有时真的有点糊涂。

“我要去。”阿尔娃边说边狠狠地咬了一口巧克力饼干。“每个人都会去。”

刚拆封后的第一块巧克力饼干总是特别新鲜可口。到处都是饼干屑。

“每个人到底是哪些人?”妈妈问。她身为一个青少年的母亲,责任感突然回来了。

“何况锐舞早过时了。”我加了一句。我只是在哪里读到过相关内容,但我说得像是亲身体验过似的。

“你们都不懂!”阿尔娃吼了一句,夺门而出。她很恼火。我们听着她蹬蹬蹬飞快地上了楼。

我和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。怎么说我们不懂呢?我们当然懂,懂得很呢。我感觉我们之间已不是妈妈和女儿的关系,我们像是两个无可奈何